

文 學 叢 刊

團 圓

張 天 翼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團 圓

張 天 翼

有版權

平裝實價三角五分 精裝實價五角

團圓

張天翼作

刊行者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昆明路德安里十二號

印刷者

三一印刷公司

上海昆明路七九七號

特約經售處

開明書店

上海福州路

四川特約經售處

成都開明書店

巴金主編

文學叢刊

第一集

共十六冊

路	故事新編	神鬼人	八駿圖	團圓	珠落集	雀鼠集	南行記
茅盾	魯迅	巴金	沈從文	張天翼	靳以	魯彥	艾蕪
長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
分	飯餘集	羊	短劍集	黃昏之獻	雷雨	以身作則	魚目集
何穀天	吳組緝	蕭軍	鄭振鐸	麗尼	曹禺	李健吾	卞之琳
短篇	短篇	短篇	論文	散文	劇本	劇本	詩集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目錄

團圓·····	一
奇遇·····	三七
報應·····	六三
小賬·····	一一五
密月生活·····	一六三
請客·····	一八七

團圓

滿天的雲。滿天的蜻蜓。這天是好日子。

這天好日子老是要下雨。這天好日子大根的鼻孔也老是要下雨。大根吸着鼻涕：鼻涕太多了就拿髒手撮掉牠：撮得不耐煩他就罵起來。

『操你妹子的哥哥，鼻涕那麼多！』

二根瞧了大根一眼：

『哥哥有鼻涕。我沒有鼻涕。』

『有鼻涕才能當大總統。』

二根不相信，又瞧了大根一眼。二根把眼睛溜了開去，就忽然——

『小狗子同癩痢！』指指河邊上。

壞蛋。

兩個孩子在河邊打水飄飄。這兩個是大根的平民夜學校裏的同學。這兩個是

瘋痢一聽見二根嚷，馬上把他那花腦袋扭了過來。

『哦，雜種來了。我水飄飄打不好，我倒楣：我一看見這兩個雜種來了我就倒楣。

他們娘是爛污貨。』

大根放了二根，吸一下鼻涕走了過去：

『你說什麼？』

『我沒跟你說。』

『我操你妹子的哥哥，你……』

『你罵人！』

『罵你！』

小刀子橫了大根一眼就拖瘋痢走開河邊，嘴裏嘟囔着：

『你媽媽的，我們說話也要你來管！你媽媽的……』

『我不要我不要，你的媽媽我不要！你媽媽是老貨，我知道的。』

蜻蜓到處飛。有風。大根衣襟上破了個大洞，風刮來怪涼快的。嘴上像長了鬍子。用手再撮一把鼻涕，嘴上就又多一縷鬍子。

『二根，我們走。』

小狗子和癩痢走前面。大根和二根走後面。那對和這對——中間隔什麼丈把遠。

癩痢回腦袋來瞧了一下，就對小狗子大聲說起故事來：

『有個人的媽媽是爛污貨。豆腐店裏的連司務一個月同她睡四五回覺。睡一

回，就給四毛錢……』

『唔，』小狗子拿鼻孔應一聲，回頭瞟一下。

『這個人你曉不曉得？』

「不曉得。唔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……後來……哦不錯，還有阿水也同她睡過覺的。還有老牛。還有許多

人——許多許多許多……這個人的媽媽是靠賣……」

突然大根衝了過去。大根左手抓住癩痢的肩膀，右手撮着鼻涕。

癩痢一掉轉臉來——一把鼻涕給抹在嘴上。

「幹什麼！」

「打你！」——劈！

兩個扭了起來。

小狗子要送大根幾拳，可是大根踢着腿子，不能挨近他。小狗子捲起衣袖，撈起

竹布長衫的衣襟，一左一右地蹦着嚷着：

「你打人，你打人！晚上告訴先生，晚上……」

大根把癩痢抱住蹣到了地下，就往小狗子跟前跳過去。

『你打人，你打人！你媽媽的，你……』小狗子抓着衣襟拼命逃，順手還在二根腦頂上打了一下。

二根哇的一聲哭起來。

『操你妹子的哥哥！——大根追。

太陽打兩堆雲中間擠了出來：地下奔着兩個人影子。跑一步，他們的腳就和影子的腳相拍一下。這麼着小狗子跑得更遠了。

沒追着。

大根站住。大根喘着氣，對後面的二根招招手，接着就用這隻手撮鼻涕。

『來，二根！』

『哥哥，癩痢哭了。』

『癩痢是哭死寶……操你妹子的哥哥，快！』

前面柳樹下有些女孩子在咕咕刮刮的。大根吐口唾沫，拿出一付大人的架子。

『你去瞧瞧圓姐姐可在那裏……我叫她別跟阿巧玩的，我操你妹子的哥哥！』
圓姐姐的確在那裏。圓姐姐跟她們在跳房子。圓姐姐抱着三根，旁邊挨着小圓，
尖聲嚷着：

『阿巧你抱着三根，讓我來跳。』

『桂圓！大根叫。』

她掉轉身子來楞了不到一秒鐘，就跑了過來。她靠近大根——正正經經告訴
他一件事：

『爸爸回家了。』

『什麼！』大根驚了一跳。

二根張大了眼睛瞧着圓姐姐。二根就簡直記不上他們還有個爸爸。他把食指
塞到嘴裏，怕人聽見似地小聲兒問：

『爸爸是不是跟吳三公公一樣？』

圓姐姐可提起一條腿來要跳房子。

『爸爸什麼時候回家的？』大根綑住臉。

『你們出去了一會兒就……』

唔，算起來爸爸已經到家了兩三個鐘頭。

大根撮一把鼻涕撒到地下，在衣襟上抹抹手。

『我操你妹子的哥哥！』

那邊女孩叫了起來：

『桂圓，快來跳。你不跳我跳了。』

『來了來了。』

大根手還在衣上抹着，眼瞧着桂圓。桂圓一個勁兒在跳房子，頭髮一飄一飄的。

小圓在後面要扯她的腿，可給別人拉開了。

天上靠西的兩堆雲併在了一塊，太陽又給埋了進去。

忽然二根叫起來：

『哥哥，一個蜻蜓！』

大根瞧二根一眼，臉上的肉沒動一動。鼻涕偷偷地淌到嘴上，大根沒理會牠。後面癩痢揩揩眼淚爬起來，小聲兒罵着，就遠遠地逃掉。癩痢跑幾步就得側過臉來瞧瞧大根的動靜。

大根沒追。大根舐舐嘴唇：鹹的。大根用手在嘴上狠命地一抹。大根有心事似的。大根覺得他爸爸有點……

爸爸從前在奉天兵工廠做活。後來一個砲彈落到宿舍的過道裏，就跑到了南方。後來沒飯吃。後來出去找活做。一出去就是那麼久：一年多。人也沒回來，信也沒回來。可是今天忽然這麼一下子——爸爸回了家！

就是這麼個爸爸。爸爸這回也許發了洋財。爸爸也許年青了點兒。爸爸也許老了點兒……

『我去瞧瞧，』——就跑。

『爸爸出去了，』桂圓叫。

可是大根一口氣跑到了家。

爸爸不在家。媽媽在家：在抹眼淚。

吳三老老坐在板牀上，那張癆嘴顫動着。她瞧着媽媽那塊發青的臉，用鼻孔噓了口氣，就談到爸爸。

『長壽也不是個塗糊人，他總……他總……』

媽短促地呼吸着氣。突出的顴骨上全是水。臉綳得像一面鼓：手一抹上去，臉上的肌肉一動都不動。

『對他……對他……我對不住……』

大根走到桌子邊，裝做找什麼東西。他撮一把鼻涕抹在桌子腿上，桌子腿就噉咕一聲。他眼睛在桌上掃一轉。他那本千字課壓在一隻飯碗下面：他把牠抽了過來。

沉默。

吳三老老瞧着媽媽：像是可憐媽媽，又像是瞧不起媽媽。她眼睛和媽媽的一對着，就移開去釘着蓆子。

「頂好瞞着長壽，我們大家都……」

蓆子上爬着一個臭蟲。吳三老老就沒往下說，祇把手指在嘴上蘸蘸唾沫，拈起那個臭蟲抵死牠，還送到鼻孔邊聞聞。

「瞞不住的，」媽媽聲音發抖。

「實在瞞不住就拉倒，」那個像生了氣。「長壽是明白人。這一年多，這一年……」

……有一年多了吧？他是前年……」

「前年十一月出門的。」

「唔，一年多……他沒寄一個錢。你拖着五個小鬼，你去……你做這……哼，你

還對不起他？」

門口有三個孩子在張望着，噤哩咕嚕的說着。

大根跳起來：

「滾！」

不動。

可是大根一奔出門來，那三個趕緊就跑。

「大根你不要神氣：你爸爸回來了，你媽媽賣屎賣不成了。啊呀，賣不成了。啊呀，
啊呀……」

「操你妹子的哥哥！」——大根追。可是大根還得聽聽媽媽跟吳三老老說什麼。他抓一把泥使勁摔過去：也不管摔着沒有，就回到了屋子裏。

「幹麼去撩他們！」媽媽拿手巾擦着臉。

「活該。」

「下回不許！」

吳三老老把嘴嚥了幾下，還是說着那麼句話：

『長壽是明白人，他出去了這些年……他是……』

根生拿着千字課本坐在小板凳上翻着，眼睛可溜着她們倆。鼻涕差不離要淌到了書上。他趕快吸一下，可是馬上又往下流。

『操你妹子的哥哥！——手捏着鼻子一顫。

鼻孔空了：一股爛醃菜似的味兒就向鼻孔裏鑽。

風從門外流進來。天上的雲慢慢地織成一片。

一陣脚步聲音給風從門外送進來：像給雲壓住了似的，悶悶地響着。

怕是爸爸。大根站了起來。

不是。

媽媽一瞧見走進來的兩個人就着了慌：

『連司務你快走，你別……你別……』

「怎麼？」

「長壽回來了，長壽！」

連司務手裏拿着一瓶酒。和連司務一塊進來的還有一個人。連司務對那個人笑一下，滿不在乎地把腰板挺了起來：

「我不怕。你賣——我就買。我花了錢的。反正同你做這買賣的不止我一個。」

「修修好，修修好，連司務……他是……」

吳三老老又像是生氣，又像是特別要好似地漏漏嘴，用右手打着手勢：

「連司務你也是明白人。長壽嫂是沒法子才來……才來這個……她男人回了家，你總要……你總放明白一點，連司務你說……」

「放明白一點？」連司務把那瓶酒在桌上一頓，瞪着眼。「老子不明白麼！」

「你喝醉了酒別在我面前使性子！」

兩個就吵了起來。媽媽抖索着嘴唇，挺快地說上一大串好話請連司務走。連司